

最佳期待奖

莫文师

检漏

秦钦儿

黄校长想在退休之前，改善一下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，让学生们能在优雅的环境里学习成长。

可县领导说，财政已拿不出资金来建设校园了，学校得自己想办法筹措资金。于是，那栋建到一半的现代化教学综合楼就被耽搁了半年。黄校长伤痛了脑筋，白发像雨后春笋一样在他的头上猛长了出来。

黄校长和学校老师商量，向社会募捐，筹集建设综合楼的款项。一些人理解黄校长，在背后议论纷纷，说学校的办学条件和环境已经够好了，没必要再折腾搞基础建设。另一些人说，黄校长想在趁退休之前“捞”一把，好安度晚年。也有人支持黄校长，包括许多学生家长，纷纷捐款，但所筹集到的款项，却很难弥补那栋现代化教学楼的“窟窿”。

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那栋教学楼仍在风雨中飘摇，家长和学生们只能“望洋兴叹”。

黄校长正焦头烂额时，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进了他的办公室。

黄校长抬头注视着中年男人，问：“你是……”中年男人脸上洋溢着笑：“黄老师，您的学生千千万，也许您不记得我了，但我永远记得您！”黄校长给中年男人倒了一杯热水，叫他坐下。黄校长高兴地说：“谢谢你还记得我！请问你是……”中年男人说：“我是刘兴国！”黄校长使劲抓挠着丝丝白发，想开启记忆之门。刘兴国脸上仍然洋溢着笑，他拉开皮包，拿出一张褪色泛黄的证书内页来，递给黄校长，说：“我是谁，可能您想不起来，但这张奖状，您一定会记得！”黄校长双手接住了证书内页，轻声地念着：“……最佳期待奖……”黄校长念完证书上斑驳的字迹，双眼溢出了热泪，惊诧地说：“刘兴国！我想起来了！”刘兴国站起来，紧紧地握住黄校长榆树皮似的双手，兴奋地说：“老师，我让您失望了，没能考上大学，最后到外面打工去了！”

话匣子一打开，师生之间的话语就停不下来了。

黄校长高兴地说：“当年，我是你的班主任，我希望全班的学生都能学有所成，成为社会有用的人！”刘兴国扶着黄校长坐在椅子上，说：“我是班里的差生，拖了全班的后腿！给老师丢脸了！”黄校长却笑着说：“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！”刘兴国又说：“成绩好的同学理应得到奖状、鼓励，但我也得到了奖状！”黄校长收住了脸上的笑容：“我发那张奖状给你，是在鼓励你，期待你有进步！”刘兴国眼眶润湿了：“老师，就是你的‘最佳期待奖’不断地激励我，让我战胜了困难和挫折！”黄校长拿着证书内页，走到刘兴国身边，愧疚地说：“这张证书没有盖学校的公章，是假的，老师欺骗了你！”刘兴国接住证书内页，凝视着，思潮翻滚。刘兴国说：“证书是您发的，比盖什么章都重要！”黄校长歉意地说：“那时，我只是学校里一个普通的老师，找学校领导商量，学校领导不同意给后进生、差生发奖状，所以学校的公章就没法盖了！”

刘兴国把奖状小心谨慎地放入皮包里。黄校长回到办公桌边，拉开抽屉，拿出公章，噙着泪花说：“让老师给你的证书补上公章吧！”刘兴国说：“不用盖章了！谢谢老师！其实那年我领到证书时，就知道证书没有盖章……”

“补上公章吧，现在老师有这个权利了！”黄校长说。

“证书上少了公章，犹如美玉中的一点瑕疵，更加珍贵！”刘兴国爽朗地说。

“谢谢你理解老师的苦心！”黄校长说。

“最佳期待奖”，期待的是满满的成功和幸福。

刘兴国说明来意后，将自己这些年开工厂办企业赚到的钱捐给了学校，填补了那栋现代化教学楼的建设资金缺口。

故乡鄂东乡下的老房子一律土坯砖、黑瓦片，一溜排的黑瓦当中，间以两三片透明的“亮瓦”，用以采光。老北风一扫，樟树的种子噼里啪啦打在瓦片上，徒添了几分老天爷要掀顶的意思。

每年春上，发了情的猫蹿上屋顶疯闹，专和这些瓦片过不去。鱼鳞一样叠起的青灰瓦片被踩踏得千疮百孔，阳光趁机溜进来，圆的、椭圆的光晕子落在墙上、饭桌上，落在墙壁挂着的硕大的扁篾筐上。夏天雷雨多，更不得了，雨点豆子一样筛下来，争先恐后地蹦到屋子里，蹦到案板上、灶台上、被窝盖上……我们搬出一切能盛水的家什，应接不暇。

检漏的工作迫在眉睫。检漏适宜雨天，晴天不知道哪里漏。父亲披上蓑衣，戴上斗笠，侠客一样上了房顶。哥哥在屋里做内应，用竹篙顶漏——他顶到哪片瓦，父亲就挪一下那片瓦，雨线珠子霎时断了——不漏了。我屋里屋外跑着传话，指挥父亲：中堂西边小漏……佛龕东边大漏……

小漏小检，大漏大检。大检要挑晴朗的日子，把所有的瓦都揭了，露出桁条榻子来，有时甚至连那些被雨水浸烂的桁条榻子也得揭，全部换新。揭掉的瓦码成一个螺旋型的圈，完整的还能重复利用。大检的活儿最好要请专门的砌匠来干，有些人人家索性就自己干了。



暮色 李昊天 摄

在幼时的我看来，大检的日子十分喜庆，不逊于新屋上大梁热闹。瞧着吧，房顶没了，多敞亮！母亲在露天的灶台上做饭，桌子搬到大门口摆菜，我们的床和被褥用尼龙布蒙着挡灰，这要是晚上躺床上睡觉，睁眼就能数星星了。检漏成了一个期待——母亲除了会烧出一桌好菜犒劳父亲这个“砌匠师傅”和他的“小工们”，还会做一大盆惹人口水的点心，有时是油过的拖面，有时是芝麻糖包的锅烙粑，或是韭菜煎的海子粑，又或是炭火上烤得“滋滋”响表皮鼓鼓的糍粑。这些好吃的点心平素是不轻易做的，农活儿都忙不过来，哪有闲工夫弄花样整吃的？难得盼到这样的一回，母亲把吃的全摆到门口大桌上，大瓷盆盛着，堆得小山似的，香气撩人，过路的张三抓一个，李四抓一个，对于这样的分享我们是欢迎的。这种露天的手抓法也是有趣味的，不必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，不受大人们条条框框的束缚，这让我们觉得异常新鲜。

父亲是个天生神奇的砌匠，他没拜师学过手艺，泥瓦工的活儿却干得很专业。他用塘泥、细黄土混了稻草，再用砖匣子印土坯砖，砖很结实，天长日久地被雨淋，却也不和稀泥。他站在一梯多高的房檐上，让哥哥从下面把砖和瓦抛给他，抛得正抛得偏，他都能稳稳接住。瓦不是一片一片抛，是一摞一摞抛，五六片一摞飞上去的，飞上去的时候我的心是悬着的——真担心它们会掉下来，但是没有，父亲像个杂技高手，会玩法似的，我看得出神，手也痒痒，但是父亲只许我专门传瓦。站在瓦堆边上，我搬一摞递给姐姐，姐姐递给哥哥，哥哥再抛给父亲，这样的传递让我全然忘了时间。

忽而，远远地见着有个人，瘦高条儿，奔着挂了露珠的草径而来，闪过茅房檐儿，走近看清了，是李老師。不好了，上学又迟到了，李老師手里捉了根毛竹条子，上门撵来了。

晨梦初醒

唐春霞

小时候家里特穷，姊妹又多，只有过年时，桌子上才有盘红烧肉，但都舍不得吃，每次只有等客人来了才会被端上桌，客人走了，红烧肉就又被端走了，留给下次用。一盘红烧肉能管好几顿，那是母亲撑脸面的菜。

每天放学，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背起书包往家赶，两个妹妹、一个弟弟都等着我做饭。弟弟喜欢先吃完白米饭，菜留到最后吃，看着碗底的菜，还故意跟我们炫耀：看，我还有菜。有一次，弟弟忍不住问我：二姐，为什么我们四个人吃的菜没有妈妈一个人吃的多？两个妹妹很懂事，就对弟弟说：因为妈妈最辛苦呀！弟弟似懂非懂，再夹菜给他他就不要了。

农村长大的孩子都很理解父母劳作的艰

辛。虽然家境困窘，父母要养育我们姊妹六人，但仍咬牙坚持供我们读书，以为他们知道，只有读书，将来才有出息。为了供给我们读书，父母在家种棉花、西瓜、生姜、胡萝卜，然后挑到城里卖。父亲还在家开小卖部，办小型印刷厂，甚至养殖过黄鳝和蜜蜂，只是后来，黄鳝全从洞里跑了，养蜂也终究以失败而告终。

当我们六个子女相继成家立业后，父亲却因病去世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，享年62岁。对于我们姊妹六个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生的痛。

晨梦里，母亲正在锅台上烧着一锅红烧肉，灶台下的父亲攥着麦秆往灶膛里塞。梦醒，泪已湿襟，忍不住给老家母亲打了个电话：妈，我想吃红烧肉了。

